

小说界文库

在澳洲 我的财富

一位细细瘦瘦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从声音里可以知道就是昨天和我通电话的那一位。他一口浓重的广东话，浓重得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透进了广东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说：“知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工作是很苦的？时间也很长——”我记得昨天电话里这位先生说过这句话。见我表过决心，又

接着说：“我先把情况给你讲一讲：我们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早九点到晚十点，工资240块。星期六和星期天不能休假。后面的话我没听明白。因为我的脑子对数字向来兴趣浓烈又反应迟钝。为了把240元折成小时工资我得磨蹭一阵。当我终于算清楚我的小时只有三元零八仙，比澳洲童工工资还小的时候，我竟把朋友们的什么‘五苦论’，‘驴马论’全都‘古脑儿’忘光了。惊异地发问道：……”

刘观德著

文艺出版社

突·这
 然某是
 发天个
 现早晨
 自己一
 已觉荒
 醒来诞
 变成的
 主人了
 麻外作
 公澳者
 澳事
 公澳者
 麻外作
 主人了
 变成的
 醒来诞
 已觉荒
 自己一
 现早晨
 发天个
 然某是
 突·这
 罗伯特·
 伯特·
 罗伯特·
 人正是
 看的是
 发的皮
 是也黑
 异得还
 国他多
 始了他
 和可歌
 悲了他
 笑可泣
 忽可泣
 情使您
 绪激喜
 动忽喜
 不忽喜
 已悲喜
 幽可便
 于头看
 烦国公
 澳者事

ISBN 7-5321-0883-X



9 787532 110883 1

定价：16.00 元

03 >



小说界
文库

我的财富
在澳洲

刘观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财富在澳洲/刘观德著. - 2版.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8

(小说界文库)

ISBN 7-5321-0883-X

I. 我…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842 号

责任编辑:邢庆祥

封面设计:袁银昌

我的财富在澳洲

刘观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上海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3 字数 18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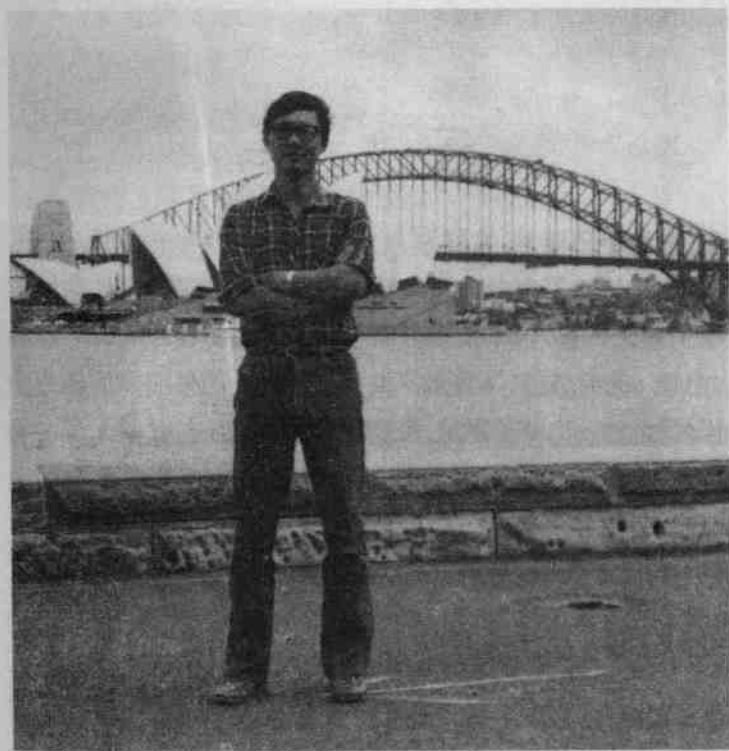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数:51,001—56,100 册

ISBN 7-5321-0883-X/I·696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一个在梦境里寻找财富的家伙……

……

引子

从前在开罗有一个人，拥有巨额财富，然而出手很松，生活放荡，以致家产荡尽，只剩下父亲遗留的房子。过了不久，他就不得不靠劳动谋生。他干活儿那么辛苦，有一天晚上不免在自己花园里的一株无花果树下睡着了，做起梦来。梦中，有一个人来拜访他。那人浑身湿透，从嘴里拿出一枚金币，对他说：“您的财富在波斯，在伊斯法罕，到那里去寻找吧！”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醒来，就出发了。他长途跋涉，遇到了沙漠、海洋、盗匪、偶像崇拜者、河川、野兽，以及人类的种种危险，终于到了伊斯法罕。但是他一进城门，天就黑了下来。他走进一座寺院，在院子里躺下睡觉。寺院旁边有一座房子。由于全知全能的主的安排，有一帮盗匪进了寺院，然后从这里闯进隔壁的房子。但是盗匪的声音惊动了房子的主人，他醒了过来，大声呼救。邻居们也都一起大声呼救，巡逻队队长终于率领官兵来到，把盗匪吓得爬上屋顶逃之夭夭。队长命令在寺院里搜查，发现了这个开罗来的人，把他用竹鞭一顿好打，几乎打得他断了气。

两天之后，他在监狱里苏醒过来。队长把他叫去，问他：

“你是谁，从哪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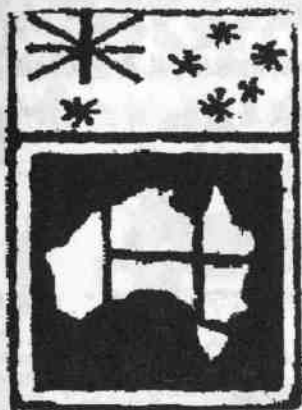
这个人说：“我是从知名的城市开罗来的，名叫阿里·马格里比。”队长问他：“你为什么到伊斯法罕来？”这个人想，还不如说实话的好，就对队长说：“我是被梦中的一个人所指引，到伊斯法罕来的，因为他说我的财富在这里等着我。可是等我到了伊斯法罕，他所说的财富，却原来是你那么慷慨地赏赐给我的一顿鞭子。”

队长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把嘴里的白齿都露了出来。最后，他说：“啊哟，你这个太不聪敏的人啊！我接连三次梦见开罗的一座房子，它那庭院里有一个花园，花园往下斜的一头有一座日晷，走过日晷有一株无花果树，走过无花果树有一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一大堆钱。可是我从来没有去理会这些荒诞的梦兆；然而你啊，你这个毛驴跟魔鬼养的家伙，竟然相信一个梦，走了那么多的路。不准你再在伊斯法罕露面了。把几个小钱拿去，滚吧！”

这个人拿了钱，走上了回家的旅程。他在他花园（就是队长梦见的那个花园）的喷泉下面挖出了一大笔财宝……

——摘自《一千零一夜》第351夜

1



澳洲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岛屿，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古老地层之一。境内的奥嘉山群和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单体石艾雅斯岩，据地质学家估计，至少已经有十亿年的历史。不可思议的是，这块古老的土地却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一个由欧洲人殖民和开拓的大陆。

早在 15 世纪，当地球是圆形球体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被人们所确认之后，欧洲的地理学家便认定南半球必定有大片陆地存在，否则地球自转的平衡将是难以想象的。科学家们对这一推断的坚信不移，就如同怀孕的女人认定腹中必有胎儿一样，并且未到临盆已为之取名“Terra Australia Incognita”，意思是“未为人知的南方土地”，同时开始尽力设法把它找出来。

时隔二百多年，欧洲人进一步证实了这片大陆的存在。公元1606年，一个名叫Willian Jansz的荷兰人驾舟东渡，曾经见过这片土地，并且绘下了约克角半岛二百哩的航海图，这个当年东印度公司的冒险家船过这儿，只是为了寻找黄金和香料，却不料发现了价值远比香料和黄金昂贵的东西，并因此而名垂青史。

接着，Dirk Hartog在1616年相继发现了澳洲西岸。

另一荷兰人Abel Tasman，也于1642年和1644年，创下了两次航海壮举，并发现了一个海岛Van Diemen's Land，即澳洲今日的塔斯曼尼亚省。当时荷兰人已将澳洲南部、西部及北部海岸绘成航海图，只是因为缺乏成熟的贸易条件，而没有进一步发展往来。荷兰人称这块土地为新荷兰……

这就是雪梨。

在中国版的世界地图上，它的名字叫“悉尼”，而这里自我感觉良好的华人，却像美国人把纽约叫做“大苹果”一样，给它取了个香脆可口的名字：雪梨。

当我从飞机上鸟瞰这座美丽城市时，我确实闻到了一股雪梨的清香：镶嵌着白色浪边的蓝色海湾，月牙形的金子般闪烁的沙滩，绿树丛中星罗棋布的顶顶小屋，还有绿茵似毯的草地，逶迤起伏的丘陵和山冈……我的邻座，一位和我一样去澳洲读语言学校的上海女孩子，不时发出一声惊叹。每次惊叹又都总是伴随着一个妙不可言的联想，或在海湾里游泳，或在沙滩上晒太阳，或在山冈和草地上野餐，陶醉得如痴如狂，似醉似醒。见她那样儿我真庆幸飞机不是她开。不过又羡慕她

第一，這支歌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保衛家園——人民解放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密切地聯繫着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這支歌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的縮影，這支歌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的縮影，這支歌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的縮影。



我只是在唱一支古老的歌……

的轻松劲儿。一上飞机起，她就像喜鹊一样啾啾个没完，就像我30年前结束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回到久别的家人面前一样，充满遐想。那时候我只九岁，生活还刚刚开始，可现在，我感到人一到了这年纪，常常会变得多思和伤感。眼下就是这样，我突然又想起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那位朋友。这位老兄正因他的大作——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而走红。文章把近年来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出国热，类比成“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我理解这位理想主义朋友对闭关自守的厌恶，赞赏他对改革开放的热情，可是我却为之苦笑。我也是当年的红卫兵，曾在大串联时走南闯北，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大地，如今又漂洋过海，飞往这陌生的异国他乡。我却丝毫没有当年大串联的感受，相反倒是觉得自己很有点像“闯关东”：寻求出路的疯狂和热情，前程祸福难测的刺激，以及国外扑朔迷离的诱惑……这一切，只有“闯关东”才是最恰到好处的概括。正因为我的比喻不同，我澳洲之行的主旋律，始终是一支悲凉的调子。

飞机着地，我的朋友罗杰斯已经等候在机场候客厅里。也就是在这时候，我认识了约翰、威廉和迈克。他们三位是罗杰斯的朋友，是和罗杰斯一起来接和我同机到达的另一位朋友的。应当指出，这几位都是与我一样“闯关东”的正宗的中国人，约翰和威廉是上海人，迈克刚来自北京。当罗杰斯向我介绍他和他们的这些英语名字的时候，我曾经猜疑过这是梦境。在以后既短暂又漫长的澳洲生活中，我们成了好朋友，大家互相关心、理解，相处得十分融洽。现在，我只要一想起他们中的某一个，那一句句精彩格言就会同时在我耳边回响。

“出来不易，呆下去很难，回转去更难。”——这是约翰常

常挂在嘴上的话。

约翰是我们当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我喜欢这小子，更为他抱不平。他懂计算机，英语不错，社会联系极为广泛，为人诚恳热情。他认识很多女孩子，常常和她们有约会，可这种约会多半却是帮她们寻工作，找房子，联系学校等等。三十来岁的人，还是光棍一个，他有这方面的精力和需要。因为他说起话来像李清照的词一样叠词很多，而且每一个叠词出现的同时，都有一次眨眼睛相配合，而更主要的还是来这里的中国女孩子多半都做着她们的移民梦，恋爱婚姻正是她们把这种梦境化为现实的最好途径。小伙子明白这一点，却始终不悔地为她们效劳。我们常常打心眼里替他着急，他却不无自信地笑答：“急什么，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五十多亿了，可我只需要一个！”我们很佩服他打发日子的乐观，他却总是谦虚和充满理解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一个人在上海呆了20年。阿拉爷娘搞科学工作，先是到甘肃，后是到新疆、北京，一年顶多来上海看我一次，有时托人带点吃的穿的。介许多年我也是这样每天早出夜归过日子：早晨起来到摊头上买副大饼油条，中午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夜里回到小阁楼衣裳一脱就睡觉。我的小阁楼威廉去过，对哦？六个平方，热天冷天没办法蹲人。阿拉有一句讲一句，生活上除了家庭温暖，其他方面这里哪一样不比国内好！家庭温暖我本来就是没有的。”他确实是我们当中最洒脱的一个。可尽管如此，每次深夜打工回来，一面啃着店里带回来的鸡腿，品着德国啤酒的时候，还是要时不时地摇着头对我说那句话：“老牛啊，啧啧，这话一点不错，是真的：出来不易，呆下去很难，回转去更难……”这时候我多半是在一旁陪酒。“起来起来，老牛，起

来喝酒——”我总在睡得很熟的时候被他糊里糊涂拖起来。约翰说,这话不是他创造的,而是一位华人律师对他的忠告。有次他去咨询办理移民的可能性。那位律师一听说他是大陆学生就摇头叹气说:“你们这些大陆学生啊,我要对你们说的只有一句话……”于是我的这位兄弟就免费获得了这句醒世之言。看来这话确实言简意赅,韵味无穷。我甚至认为完全可以用它来做一部留学生题材长篇小说的总纲,而且是三部曲。

威廉的创造是他的“五苦论”——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短短的一句话里竟一下子用了五个苦字。我在澳洲就深切体会到这实在是一句极其精辟的话。因此在给我一位大学同学写信的时候,立即把它用将上去。以后这封信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被发表出来,据说不久又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可是我的编辑朋友显然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意,竟然大笔一挥将其中的苦字活生生砍去五分之二,结果尚好的一句话被腰斩得辞不达意,不伦不类。为此威廉曾对我提出严正抗议,并一字一顿地给我解释,说他这每一个苦字都有特殊含意,必不可少。说这里“吃不着苦的苦”和“吃苦的苦”是两回事,前者说的是失业,后者说的是打工。“吃苦”在这里是打工的专用名词,因为我们谁都确认在国外“打工”和“吃苦”本来就是一回事,这跟国内有些人把上班叫作“去混混”有天壤之别。威廉和约翰一样也是搞计算机的,编程序是行家里手,我很惊讶他的中文文法也是如此专业化,五个苦字用得个个准确精到,一点不落俗套。这家伙的运气不错,一到澳洲就获得了“吃苦”机会,在一家性玩具工厂用一种能吸水的特殊塑料,做男人两条大腿中间那玩艺儿。这产品是专门供应色情场所用来挂在女盥洗室门口的。这活儿

又脏又累,工资又小,威廉感到很是委屈,于是没干多久就和它拜拜了。他以为他是人才。你不能说他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在上海时他在航天部所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解剖过卫星、导弹,有个什么项目还荣获过全国青年科技发明三等奖。可是等工作停下来,威廉才发觉毛病大了,找工比打工还要苦不堪言。每天买报,读报,打电话,穿梭般奔来跑去面试,打仗一样天不亮一直折腾到晚上,结果常常是一无所获,“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样淌去”——这是威廉的原话。一份报纸40仙,一个电话40仙,一天算两份报纸,十个电话,再加上交通费,况且房租得付,饭更是一顿不能少,少说一天也要20块打底。这样一天20元只出不进哪受得了!而且一停就是两个多月,搞得整个人的精神、情绪全崩了。威廉说:“要不是为了老婆孩子,真想死了拉倒!”

比起威廉的“五苦论”来,迈克的“驴马论”可称得上是异曲同工。迈克说:“咱们甭管它是驴是马,只要能抓住,我的意思是骑上再说!驴尽管走得慢,可总还是在往前走,总比咱们赤脚赶路强得多。再说骑着毛驴咱们还可以继续找马,这并不矛盾。像咱们威廉那样能一下子找到马的人实在不多……”迈克每次阐述他的“驴马论”总要把威廉扯进来。威廉在一旁只有苦笑。迈克所说的驴,是指那种又累又脏,工资又小的活儿,而马则是相对好一些的工作。迈克是个有张典型中国北方脸庞的年轻人,既有中国北方人的直爽纯朴,也有我们上海人的精明多智。他父亲是国务院的一个司级干部。干部当到这一级,若在地方上,也是法力不小的一方尊神了,可挤在这大雄宝殿里,也只能算得是小仙一个。迈克的聪明就在于应变力强,不硬干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咱们美国

不能去就去澳洲呗，没有必要非吊死在一棵树上！”于是夫妻双双把家离，先后来到了雪梨城。

和约翰、威廉、迈克相比较，我的老朋友罗杰斯的座右铭，更具有破釜沉舟、奋勇向前的开拓精神。当我一到澳洲，罗杰斯就十分郑重严肃地警告我说：“忘记从前的辉煌史，一切从零开始。”我听了简直激动得如同见到了但丁、海涅、惠特曼。我觉得这话太有内涵，既像破产的叹息，又像进军的号角，还有诗一样的韵味。这些年来我已经变得有点狡黠，听人说话常常置明明白白的字面意思不顾，而总习惯于去琢磨推敲潜藏在它背后的东西。比如有人说团结，我就看见了不团结；有人强调安定，我就猜想不安定。对罗杰斯的话也一样，见他老是说“忘记”，我就知道他忘记不了，很痛苦，包袱背得很重。果然如此，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已经不下十次在我面前回忆起他在国内的辉煌史来。罗杰斯36岁，出国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当讲师。是不是真如他说的那样搞了许多科研项目，我不敢轻信，但就他36岁当大学讲师这一条，我就打心眼里体会到确实不易。

罗杰斯关于忘记的警告显然是过于抬举我了。

我没有辉煌史，包括没有任何相对辉煌的辉煌史。

有人说：“这家伙是个作家，会写小说……”说话人却不知道，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当我把大包大包的文稿带出家门时直奔的地方，常常不是刊物杂志编辑部，而是废品回收站。十多年来我一直充当废品公司最殷勤的顾客，以致于一位文学评论家接到某编辑部为我的作品写评论的约稿后暗底里大叹苦经，连连抱怨自己中了邪，竟遇上了类似替独眼国王画肖像的苦差使。两年前我倒是获得过一次可

以轰动文坛的大好良机：某杂志编辑部约我为“文革”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作传。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十周年，据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此事一经决定我便立即行动，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实地考察……整整一年，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厚厚的工作手册记了几大本。编辑部的朋友们一听材料，立即拍巴掌打腿，连连称赞是个好题材，写得好肯定能轰动上海，震动全国，影响海外。不料坐下来刚要做案头工作，那位主人公又锒铛入狱二进宫。有关部门以为我和他有什么勾当，有枣没枣先打了我三杆。终于搞清楚我是守法户之后，那位小鼻子小嘴的年轻同志拍拍我的肩膀说：“几次接触下来看得出你倒是个快言快语的直爽人！不过想想你也是自找麻烦，别的什么不能写？偏偏要碰这个！”我老婆出了一身冷汗之后也一泡眼泪一把鼻涕地规劝我，好歹看在老婆孩子份上，彻底放弃这成名成家思想，“太太平平过日子”。我老婆一直抱怨自己是我的受害者。听听虽然来气，想想倒也不无道理。咱俩还在“人约黄昏后”的时候，我就曾经答应过将来一定要给她幸福。当然我也不是信口开河，诚心让人吃空心汤团。当时虽说我还是名不成功不就的一介寒士，可还是有点初生牛犊气。幸福算什么，哼，不过是口袋里的五分头硬币，只要我愿意，伸手一摸就能摸出来！我那轻松自信的样子还真把她给糊住了。她眼睛一眨一眨看着我，还以为我是阿里巴巴。谁料到这竟是许愿容易还愿难，我从此变成了老为债务抬不起头的杨白劳。有一天，医院里哇的一声，我儿子出世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小狗小猫般做别人的儿子，如今突然有人来当我的儿子，使我又小人得志，忘了前车之鉴。我一面用胡茬叭啞的嘴唇疯狂在那张光滑鲜嫩的小脸上盖印，一面又胡

乱许起愿来，什么蛋白质、维生素、幸福的童年、最好的教育……结果是可想而知，搅得我烟蒂越抽越短，废品公司越跑越勤。

比起以上两位债主来，我妈更叫我难堪。“啥人要你们养我！”每月给我妈送生活费去的时候，我妈都要这样唠叨，也不知是恨我们，还是疼我们，“我还能动，眼睛还不瞎，只求你们让我在电影院门口摆个小摊头！我也不卖报纸，什么文汇报解放报我搞不清楚，我就卖茶叶蛋……”说着眼圈一红，眼泪就要出来。这时候仔细看她至少有一百岁。我妈是我们家的功臣。有人说我妈怎么这么傻，竟然养了八个小人。我可不那么认为，因为第八个正好是我。我妈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子女多，始终没有参加过工作，落得现在吃穿都要靠子女，病都不敢生。尽管可怜，可对我妈的这种疯狂念头，我们还是不敢不嗤之以鼻：“好哩，帮帮忙吧，您不存心让咱们好看！”我们八大金刚里有副局长、记者、作家、医生、教师，岂能让她去摆摊头卖茶叶蛋！

……正在这穷途末路，一位朋友从东洋衣锦还乡来到上海。此兄姓戴，名旭东，原名怀珠。据我老婆推论，戴的发迹是在改名之后。遂一打听果然如此。怀珠，什么意思？不伦不类，而这旭东二字用得何其好也：如旭日之东升，霞光万道，蒸蒸日上，而且妙就妙在这个东字上。以后果然应验，随妻移居东洋，有了今朝，时下已就任日本某物产株式会社的中国部部长。老朋友见了我的落魄相不免摇头长叹，说瞧我做事努力，人也不笨，何以落得这步田地！与其在国内如此这般文不文，武不武模样儿，倒不如到国外去转转，碰着硕士博士就做，遇着盘子碗盏也洗，叫做高也攀低也就，把国内放不下的作家